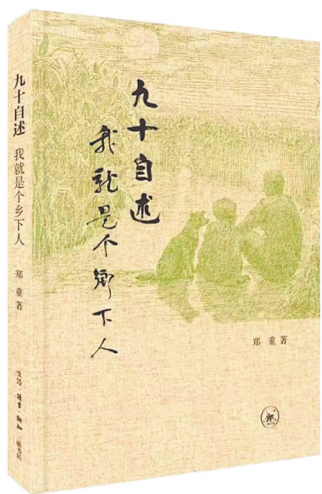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评论

劳动的场域与美的贮藏地

——读郑重《九十自述:我就是个乡下人》



■ 张家鸿

在郑重《九十自述:我就是个乡下人》中,乡下人是人生履历上的返璞归真、一份炽热情感上的追根溯源。生命仅有一回,因为有那样的父母亲、那样的生长环境,才有郑重后来路过的驿站、走过的征途。

与城里人一样,乡下人同样需要劳动,劳动在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。尤其是与土地打交道的劳动,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物质的必需,为他们

的精神世界进行必要的塑造。在这本并不太厚的回忆录中,关于劳动的描绘是其中分量最重的存在。回叙年少时的劳动场景,郑重的文字里充满步骤与细节。有时候是亲身经历者,有时候是一旁的观察者。

真正的乡下人必须熟悉土地与农作物的习性,必须懂得如何与土地打交道。它不仅是习惯,更是一门学问。正因为父亲是耕种的好手,母亲与奶奶是勤劳能干的人,郑重家相对于村里别的人家日子好过一些。如他们这样的两口子多了,土地不会撂荒,春有播种夏有打理秋有收成冬有休养,乡下就有了希望,日子就有了奔头。

郑重笔下关于劳作细节的描写可谓详细到极致。对当下城市孩子来讲,这样的经历可谓罕有。即便作为旁观者,详细并长久观察的机会也是寥寥。

在郑重的书写中,劳动并不只是一种面貌。劳动坚硬如铁,劳动柔软如水。因为劳动有时候与音乐有关。吃过午饭,父亲即用牛拉着石碾打场,一圈一圈地转。石碾上的洞眼与木轴摩擦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此时,有的农民哼着号子,号子声与石碾声如同交响乐。弹棉花的人身

背弓挑,一手持弓,一手握槌,用槌在弓弦上捶击,随着弓弦震颤,棉花渐渐蓬松,随着木槌敲击,弓弦的声音就响起。劳动固然艰辛,这种不是音乐又如音乐的调子,是否无声地告知少年郑重,劳动可以是快乐的、愉悦的?是劳动,让乡下人成为乡下人;是劳动,让乡村成为乡村;是劳动,无声却又有力地参与郑重生命体的精神建设。

除了劳动赐予的力量,乡下还有美的启蒙。奶奶养鸭子,鸭子经常眷恋门前池塘,不肯回家。于是乎,郑重就到池塘里去找。池塘很大,荷花也多,不好找,得找好久。即便找到了,他也舍不得回家。黄昏时刻,池塘边的景色很美。有荷叶,有垂柳,有渐渐消失的晚霞。他被黄昏的各种美拖住,脚步迈不开,这是美的润泽。农村还有花,不只是春天里的桃花、杏花、梨花、李花,还有庄稼花,大豆开黄花,芝麻开的是淡紫色又带着雪青色的花,绿豆开绿中带黄的花,荞麦开的是白得像雪一样的花。

在郑重笔下,美不仅是肉眼可见的,更需要日复一日相伴相随之后的细细感知方能领略。乡下人有品德之美,尽管母亲和祖母有矛盾,但是

她对祖母很孝顺。在郑重记忆中,每到冬天,母亲总是先起身,做好早饭,用灶火把祖母的棉袄、棉裤烘暖,送到祖母的床头,没有一日落下。这样的孝顺,怕是自己的女儿也未必能做到的。

在自序《大郑家: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村庄》中,郑重如此作结:“但村野之人不妨用村言村语写村人村事,也就是乡下人写乡下事,这样从中找到我的灵魂,看看这样的乡村,给我的灵魂注入了什么。”以上点滴,或先后或同时注入郑重的生命体,成为他人不断前行的动力源。唱一曲乡村赞歌,并非郑重此番写作的目的。他只是如实写出记忆中的乡村点滴与乡下人点滴。这里是善与爱的场域,这里是美的贮藏地。

自述或回忆录,实则是人物传记之一种。因主观介入太多、太深,难免有美化之嫌。正因为如此,它的主观视角提供的参考是必要的。自20世纪30年代出生至考入复旦大学的二十多年光阴,中国的乡村社会如何、乡下人生活状态如何,郑重的回忆均有足够翔实、细致的描写。尤其是关于劳动的细节呈现与各种美德的提炼,给人历久弥新之感。



悦读

珍贵是尘埃的花

■ 朱宜尧

读过傅菲散文集《人间珍贵》,再一次感受到,与其说傅菲的文字是用手写出来的,不如说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。他十数载只身走遍上饶西部、北部的乡野与村落,不仅用身体丈量地理,更是以其赤子深情审视大地与生命。他与一个个现实的乡人结识、对话、交往,与自然、山川、河流、草木、虫鱼凝视,记录下那些卑微、寂寥且顽强的生命,回望生命历程,他们是时代的缩影,读者从他们自然朴素的个体生命与自然世界中,体察到诸多的人间“珍贵”,这样的珍贵正是尘埃开出的不屈的生命之花。

这是“自由”之花。在傅菲笔下,这种“自由”是敢于向世俗、向愚昧挑战。《河望两岸》的主人公“素素”,她逃婚的行为,正是一个弱女子在婚姻里对自我的一种保护,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追求。傅菲说,她的生活于我们就是一种劝导。敢于向自己的命运说“不”,以自身的生命去感知另一个生命的艰辛,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发生改变,这无疑是我们最珍贵的启迪。

这是“接纳”之花。接纳是一种与自己和生活和解的大智慧。舍弃理想的执念,放下无谓的纠缠,在独立的生活空间里,创造独属于自己的美好。“小真”(《转灯》主人公)就是这样的人。

小真的儿子希东低智,小真本可以与丈夫再生一个,缓解生命的痛疾,也会给家庭带来新的希望,可小真拒绝

了;小真的丈夫弃他而去,到了外地生活,组建了新家庭。小真知道,挽回不了的就目送离开;希东的父亲要给他娶媳妇,小真不同意,身为女性的她,深知女人的艰难,这样的婚姻注定不幸福。

作家笔下人物名字的“真”,其实也是她面对生活的“真”。小真的接纳,并非随波逐流的放任,而是看清生活本真之后从容面对的方法,小真靠着自己的手艺——扎灯笼,养活着自己和儿子希东。

傅菲在《转灯》写灯花图,有意写得唯美。有高山流水,有床前明月,有牧鹤少年,有柳约黄昏。那种至纯至美的意境,也是小真从容洒脱的生命状态,与残酷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。“灯的河流,缓缓逆河而流,看似凝滞,实则湍急。”这是转灯的状态,也是人生的隐喻。

接纳现实的不如意,才能在不如意生活中,巧手编织光明,只身向美而行。《转灯》,转的不仅仅是灯,照亮的也不仅仅是黑夜,更是一种生命与生活的啮合、转动与映照。

这是“和美”之花。傅菲的散文常有小说的技法,长于叙述,善讲故事,以及人物命运的塑造。在题目与人物“设计”上,用心见情聚力,为读者开掘出更广阔的思辨空间,似乎在传统习俗与方法上做出一种新的思考与解读。

《水与焰》中的水娥与焰喜,两个人虽是二婚,但生活上却能“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”。当焰喜腿患病痛,因心

疼家计而不愿就医,最终确诊“渐冻症”时,水娥依然不离不弃,并为他补办了结婚证。这段二婚关系中所呈现的“忠贞不二”的情感,足以让人重新思考婚姻的本质。他们的爱情,如同傅菲笔下那一对红嘴蓝鹊,忠贞不渝,相伴一生。这才是人间最珍贵的东西,不因一方困顿而背弃,不因大难来临而逃离。这也是婚姻中所呈现的相濡以沫、相爱到老的终极意义。

这是“辛劳”之花。在这部散文集里,傅菲更多地书写了生命的痛疾。而《晓霞里》《梅溪》《白花遍野》这几篇,却将笔触转向了生命的不同——“辛劳”。在读者心里,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珍贵的对比,相比之下能有“辛苦可劳”,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。阅读这些文字,足以治愈或者削减内心的偏见与芥蒂。

“炒茶把指头都炒短了”,这是炒茶人的艰辛,茶水好喝叶难摘,炒茶制茶就更难了。在作家笔下,辛劳是生命的生动叙事,是生命的深刻表达,是一种体验的过程。没有经历的淬炼,不会有抵达后的幸福感。即便获得同样的结果,那份幸福的质地与感受也截然不同。

人间珍贵,各有辛劳。当这些辛劳被书写、被看见、被赋予,读者会有一种奇异感受,也可以说是一面“辛劳之镜”,看见了辛劳中的自己,也照见了辛劳中的芸芸众生。这种辛劳,无疑是人间最珍贵的,它塑造了人,成为盛开在

人间烟火中的一朵花。让人觉得人间珍贵也人间值得。

当然,傅菲的书写,不止这四种尘埃开出的花,从傅菲在扉页的话中体会到:“苦痛与欢愉、茫然与坚定、挣扎与依从、热烈与温暖、刻薄与仁厚,如藤萝一样缠绕乡人的一生。从枯乏生活留下的草蛇灰线中,在大时代缝隙之下,找出他们的动人光影,谱写他们的生命历程,挖掘出不屈的生命力,塑造出他们的时代精神,是我写作初心和源头。”这正是对《人间珍贵》的一种解读,读者看到了、看清了人间最珍贵的东西,在个体生命力中,隐含时代精神。这种珍贵,潜藏在每个人的生命中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